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滄溟集卷二十八

明 李攀龍 撰

書

報戚都督

維齊在昔蓋多名將云士之談境土之盛者至我尼父莫敢抵巇固矣猶之稱師旅焉亦無敢抵巇于我穰苴孫子者也然兩家區區在二國時獨以辭燕罷晉西破楚耳非若今之彊倭轉寇東南數省殆遍唯

公建大旗鼓掃清海上大小百戰無不奇捷遂壯
皇朝之氣而遥制江廣使諸偏裨得賈餘勇塡溢
潢池功不且半天下乎不佞實為偉之想見其為
人也辱示新刻觀公行事所施設者閎廓深遠不
佞雖未能竟其義恐即司馬法十三篇不能過也
足下起閭伍之中而弱冠登壇海上之役籌策明
矣是書也政自論其行事所既施設者尤非懸度
此何以讓穰苴孫子哉竊聞綏履盖在吉甫宴喜

之秋與汪中丞雅歌相和而王元美雄才篇章交映是為質有其文武焉如不佞越在田間惟公重望錫我桑梓既已竊幸何乃亦復下存用頒篚瑱而注屬如此

報戚總戎

不佞有浙之役則我公聲洽於海上古方叔之壯猷無過焉未嘗不翹然願一望見顔色矣詎意假道還朝披覩長者驩如平生不常欵接謬辱清裁愈益瞻注邇不

侫至自拜表則公之美譽盈庭英實四達秋云高矣漢
南宴然近年以來其在於今羽檄交馳之時也獨非大
將邪何公之先聲乃如此詩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公
威蠻荆而玁狁來威矣聖天子在上簡書非常之遇乃
公軛試輒效以釋我聖天子北顧之憂而使邉陲被安
堵之慶厥功茂矣不侫與里閈之勞施獲再望見顔色
不勝大願無已則有聞問起居焉唯是珍擷旅寵以副
凱旋燕喜之祉

與戚元戎

有味乎公之言兵雖稍增而計日可罷者過之財雖暫益而他日所省者倍焉其猷一何壯哉至謂將官廢習技而教流黄鈸造之巧以為奇貨中動貴人遠事漠北又何痛時獘如此其切也然則天下注意于我公而聖天子倚重之者當奈何無已則所謂寧置其身於鑠金銷骨之鄉不枉其道以求悅以求事立云爾斯大忠之定誼矣我公既在久之將習服則自求練卒卒習善則

自求利器况志存乎報主者多其人之為可恃也防秋別議聞已有成命是又我公之揚謟敷略之時也邊陲幸甚里閈寵光在此舉矣

報劉都督

始劉將軍之名滿天下不佞願見其人者十年於此矣未嘗不私竊念之挾百戰百勝之功者不免自暴其才而中一朝無辜之謗者不免輒挫其志賢者猶難之也乃不佞以攝海之役執事者儼然辱而臨焉獲承顏色

傾蓋如故先施自致不鄙下交由衷之誼披瀝唯謹有孔明集思廣益之風而慷慨以之即過意延款使不佞縷縷重别細縷舟中不自知其盡境恍然自失如目前者勿論也不佞既東陌落恬然秋毫不犯登場大閱復覩紀律森嚴士氣距躍技藝精真可蹈水火艨艟便捷投杖記里槳舵之利折旋如活礮石四興波濤響應削梯樹檄示疑設伏所徼叙灧弁旌之步閩粤善游之徒三河挽彊之騎輩相扼捥唯敵是求乃日椎牛行犒而

帷幄自愛也可㬥豈其才可挫豈其志乎天既以虎臣托執事久矣然猶且有激乎宦成之後者動其所必奮堅其所久立云爾大忠完節愈困愈厲而劉將軍之名愈振矣不佞何能賛一辭即有問焉攝海之役不佞所以深覸其美者如此庶取信狂夫以備稱述耳於甚盛德則奚補焉乃既奉違恍然自失有如目前至今不置非敢為誕也

與劉總兵

始以前汛視海奉接顔色乃兹畢役矣契闊何如唯是威望素崇振及萬里不遺一矢海波晏然厥功大哉東道之便不佞敬勞將軍即雖冗僚安枕是賴用感述焉向再辱諭欲以二麃見餉已知麾下士驪馬騰蝦而校獵豫卜畢役無形之勝用賈餘勇今幸割鮮以犒從者即若不佞謹致單醪云爾新茶一觔上充雅歌之清賞以効别忱凱旋竢有嗣請不次

與劉總戎

日過朱大司空抵掌談足下聲實俱茂今之大將也使委兩廣而制之魯之氏已挂長纓伏闕下矣惜乎置之海濵而令勇無所施徒以距踊超騰日饗士為樂耳此公平生愛才首薦不佞一時知名無不延納今已入補自當為我公游揚推轂無疑猶曰某知人益可徵也向得戚將軍書言邊事掣肘足下寧願之乎長君諸郎日玩膝下二夫人與諸佳麗歌舞飲帳中何如不佞磬折貴人門也

報李黍戍

詩有之剛亦不吐則公之拒伊庶人也仲山甫之為德焉不肖孤扼捥言天下士願交驩公久矣在陳傾蓋稚意一時至今未忘念不可報先慈見背矣方愧大梁罟中猶尚淺乎其為緇衣之愛也未敢訃聞而使者追及於曹致賻惠焉何以有此於長者乎以庇二十六日抵家訖便附謝悃以慰永懷哽咽不次

報鄭黍戍

不佞以庇凡叨二省咸我永侯開闢之地流風具存不佞里閈借用餘光并殷懷止安得握手尚茲一堂也跂賀周旋共游於北闈飛雪之夜言歌且奕者誰邪戀戀可知已謹啟告至以慰高情憐察不盡

與黎都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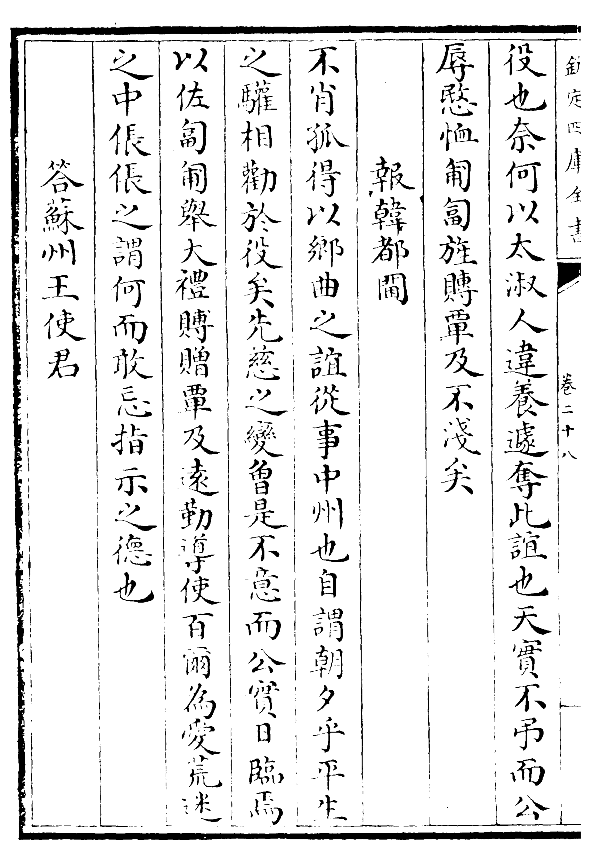
貽我來牟公蓋自淮徐千里而近矣酌言嘗之乃沾汗如身在故鄉者非投醪之惠耶至今念之與其矜南之奇也寧北而狎處斯人不佞託於長者哉

報施都閫

日承使致大藥小械當已覽莪矣某不佞一奉顏色私竊念之安有用意如此其篤信而大道不至者乎極知公嘗試某可援而入之不可耳雖甚愚陋稍知禁秘後轉勿吝傾示必不辱一門下也何如人便附謝起居不宣

報聶都閫

唯是我公大制閫貽玆陳臬者相勸與朝夕乎中州之



役也奈何以太淑人違養遽奪比誼也天實不弔而公辱愍恤匍匐旌賻覃及不淺矣

報韓都閫

不肖孤得以鄉曲之誼從事中州也自謂朝夕乎平生之驩相勸於役矣先慈之變曾是不意而公實日臨焉以佐匐匍祭大禮賻贈覃及遠勤導使百爾爲愛荒迷之中悵悵之謂何而敢忘指示之德也

答蘇州王使君

西時過大名署中至今念故人高誼無已即亦為一飯不忘鉅應邪春秋實六易矣海邦盤錯不佞知必借使君而績滿以遷又非以待國士雖蘇既又生息以之即使君亦惟是顧復奈何謂以三年淹也不佞杜門伏枕業為僻情之夫五載於此安得札貺從天而下則戮餘之氓屬使君車下如元美者感遇可知也

報金蘇州

某不佞亦唯我公宿學特行建標吾黨人自取裁不求

聞達其在不佞尤謬厲寵雖悄然裯廣心固已默識之矣即形迹之疏數曷計焉日辱延召再承出餞不勝感戀僕旋報至附上起居嗣音不盡

報陳保定

其在濟南則唯我公儼然大老也吾黨小子無不知公之抗節三輔為守臣者即無不知公之為隱君子誼甚高矣或出或處誦德豈有窮時𠯑不佞某與有寵光於公者不報也日承延召祖餞裯疊僕旋告至用附起居

照諒不備

報張開封

不佞之所得托乎陳臬者凡以取絜乎郡也薄祿之孤甸匐用勩而能坐享二千石之政平訟理者乎曾是不意先母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倉卒暑伏計出虆梩孰為敦事盈尺之槨木若以美然者非公乎思母而及槨思槨而及公惟忘其母斯公是忘孤何不幸大變如此何幸公以長者收視如此也使不肖孤當大事什舉其

八九矣不可不知也

報李二守

不肖孤所得扶柩東旋者郡大夫力也公賙卹多矣乃益推鄉曲申之賻贈爲愛無已時孤何以有此於長者乎

報周推府

不佞何幸公之臨是邦而理之也謂父母孔邇顔色斯日承之耳奈何不夙戒焉而適館則車駕出謁矣至今

快快唯緇衣之愛未致而其無能為役所恃以匡不逮用錫貴省者未請也戀戀可知已僕旋報至并附起居照察不盡

報魏推府

曩唯辱領公寵而延款門下視昔關中之役驩焉一堂者時也則十年於此矣菲劣乃叨令命用刀筆吏案牘自苦安得若我公據九鼎演丹經服食為樂乎僕旋附謝并致起居照察不盡

報歸德潘通府

不佞狐業已違慈所由以扶抠汔濟者其大節也天實不弔而公匍匐於河上執紼用勤致兄弟之誼者故人乎覃賻臨奠惻然此心

答馮通府

文大業也校文大役也秦漢以後無文矣今目古今文十卷有之乎明興有一二君子天啟其衷輒窺此契然而一經傳誦動駭耳目未嘗不以為不近人情者不知

千有餘歲精氣旋復遂跨遷固勢必至爾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哉不佞憂居百凡荒廢篋中集四冊奉塞葑菲之命雖不敢當作者然其締致亦苦矣足下秉鑒藝林持衡詞苑固諆所長鳴於伯樂而一顧自喜之時也儻辱裁幸斯俟百世無疑焉唯是塗揭卻亦以匡不逮而勸詞請是同筆研之誼也近代諸公無非哲匠足下當已采録過此恐難言矣據所見而次之何害乎覼縷不吝寄貺與聞其政愉快何如

狐不佞蓋參之中州焉唯公之共理而勸茲於臬之役也通許之遇從容片語蔚雅風流尋接省中注存郡乘所圖典籍其紀遠矣大政日新而先慈見背不獲遂終止之初心以効揄揚於萬一怏怏自失耳乃辱使者儼然臨祭寵以奠章其曰念此兩河民瘠土确仁哉父母之言乎哀愍之私不替既往厚自性德非獨腆貺也龍何以有是於長者哉旋便附謝摧隕不次統唯憐察

答殷鈞州

報陶睢州

魯先生同列薦章以母老辭銓曹之命非足下郡中士乎狐以母就禄而遘禍如此則足下儼然臨覭焉狐何顔以立天地間也祭不逺百里已矣而重之以賻則長者之誼甚深不可不知也

報謝祥符

先母之變倉卒暑伏虆梩之外計無所出乃謝長者誼為棺槨逺莫致之則足下會車以載式遄其行俾不肖

孤得以當大事於什九匍匐為勸賻賵裯疊儼然臨焉為我心惻維親不忘敢忘足下乎

報内黄王令

天縱之才辟之飛黄結緑其步驟符乎人盡奇之不必卞樂矣不佞承乏闗中得足下於髫齡蓋適遇之耳自我不見誰其舍諸而敢貪天功為己力乎況復不數年而舉進士出宰百里由是以躋崇揚烈載錫之光為不佞重使得以藉多賢蒙鑒裁之稱者哉輒辱存問是明

不鄙雖足下性自篤誼然即所不遺故舊而加意百姓以為百里父母者可因識其循良之績矣既以緒餘成政而遊息於藝文以嗣家學奚但仕優則然也近會王元美備述足下為屬吏之最者狀云三郡一令矣比公少推與而獨極口足下矣

報易亭中尉

足下好士如不勝所交多君子也不肖孤蓋信陵高之相勸以成大美矣老母之變不意奪焉人才之難豈獨

其天乎

報松泉

以孤觀於公之福德葢沖稚而恥以才自見質行君子也多男而多賢者詩書之聲皦於絲竹揖遜之容泰於富貴孤不佞辱兹秉憲扼捥大國之風矣老母之變臨祭儼然敢忘答稱使旋附報庶慰永懷哽咽不次二君子幸為道及

報一樓

孤遊大梁中所睹翩翩佳公子也烏有如足下美秀而文者乎信乎才自天出之異乎人也屬方抵掌談古昔藻雅之士論世尚友而老母變作矣儼然臨祭蓋戚然其為心有餘悲者何以得此於足下哉

報于子長

日承不鄙即儼然衰服之中三致意焉其盛秩席而召延之也乃不佞既不逮執紼之役於太夫人而奠賻無狀奈何復辱推餞益形菲劣乎唯是銜德負罪並以為

謝僕旋起居埀照不備

報王子利

不佞所辱足下延欵者三而未能趨領也可以置之矣則攜珍而饗之以致臨幸出餞于郊遂睽仰止然所恃兄弟之好而爲豚犬駒覩法焉以庶幾無大笑者不佞未嘗一日忘也僕旋告至謹附謝聞照諒不備

報鄭永侯

黎公至浙乃得足下起居不任大願永侯勉爲一出也

以足下宿將開府兩越大名矯矯而抱未盡之藴人其
舍諸不佞悠悠雖在欲棄欲取之間不敢謂援足下以
自重矣此中世情一符而命而新政操切尤非昔時閫
歸之心夙夜不置矣

與劉希臯

十年家居稱貧瑣屑不計子錢用濟屢空贍及病友方
欲立逸老之會以樂餘年而高卧不堅復此婆娑甚愧
夙心矣

與張少坤

人言不佞不難於不出而難於出其然乎荷聖天子過意病臣無以答稱寵命此其出而自嘗所由以充乎不出之類者備是矣初尚以郿曼容薄游自喜乃復渡江與盡力勉遁思抵淅奔謁無暇起居失次深愧高卧之不堅丁躬自瘁夫何尤焉郊别馳戀不任長者十年覺然之愛圖報無時耳

與趙仲鳴

不佞雖今薄游乎計唯中返使諸君子謂不佞初自三
泰拂衣者非敢為矯也處城一别遂遠聞問抵浙趨冗
為勞碎之柙廉豈能一日而忘在野自知此態是關福
德然而性定之矣可奈何歸思之方永也

與吴思睿

思睿知我四十年矣嬾不能事何可復羈風塵之中念
久髙卧聊試一出至則興盡不獲遽返何見之不蚤也
非敢為偽以予視思睿老鉛槧之役息業未效常令玉

函之廬契闊城市何異白首隨牒自貽伊阻王舍城二
頃田種秫自樂

與金蘇州劉延安陳保定公谷宜興

不佞吾黨小子也越在田間三值奇疾用是不獲執御
於長者之側十年矣濡德先達私淑孔邇致有是役實
惟長者之教所及而由某以著我濟南多賢薦寵下輩
之誼不能忘者南發復辱祖餞嘉與至渥承庇履任出
謁無暇尋念山林輒圖中廢將恐舊態不久更作以貽

諸老笑奈何幸終始成愛以示不鄙矣

報李伯承

辱庇先慈乃襄大事方念濮陽遮祭寵光道路未能報謝而愍諭至矣是日也實唯小祥之期視公所云雨中銜淚為別者又一寒暑會晤可圖先慈不可見矣悲哉追言夙昔未嘗不戚戚於長者之誼奉讀哀咏蓼莪之響摧隕自失賴業服膺稍陶沈痛耳公以雄才詩名重當世而晚得主器精健岐嶷即宦游蹭蹬正唯含飴之

樂日殷滕下不以彼易此者而況出自丘嫂貴嫡方處家政定如九鼎矣而今而後是公高枕之秋也不識讓畔之俗可以美後宮之盛遺所不及御乎此固公所能也又何以堪輿家言為哉

報張肖甫

改元之歲先妻已襄事矣帝命尋下乃先太恭人捐館而犒邸走也於浙之役葢捧檄之情渡江周旋元美子與二君子鼓足抵掌未嘗不忘遯矣西土之人非滇

則粤安得厚集禹會壇玉帛旗鼓以快平生成説不朽某亡論矣凡六閲月自藩入賀再晤二君子雄飲海岱之間相視飛動即舉酒逢酹亦惟二三兄弟遥駿駿生色如從楚蜀起者元美得足下代固奇而所代復不佞豈不益奇正以不與黨乃二三兄弟翩翩惟新之會恥且彙征因以自兆俾免間耳過此則雖元美亡骸之疏行豈為遺憾哉在昔學士大夫掇拾聽説掩其不技如元美所謂跳而匿諸理者不自知病瘵矣即輒據顯貴

終豈謂此輩效也足下自負才氣不欲居吳徐二君子後是天之未喪斯文又何患乎心神不自致也引示恒嶽諸篇合轍迹元美此相為代之效甚明矣先慤所戒不佞狐於汴中垂踰年者兄弟之誼不忘使奠且先吳徐二君子憫勞備至寵錫大享其何以闔稱萬一於此昔所出宰而按轡臨之樂哉其尚良食

報周彖賢

公乃坎壈失志所不日夜圖之者有如漢水然二中丞

文章薦列不以既去為觧疊焉惟恐賢者謂不知已公之名重天下矣則元美有心哉不佞何効焉曩以入賀謬辱公遺餞計為報而先慈之變作矣再詠殊弔兼之賻賻不遠千里為誼過厚也不佞為致啓大宗伯者力竭於此唯公裁幸使旋附謝并布候悃摧隕不次

答灌甫

日辱慰藉惻然未報也乃所有則夙夜倚次服念夁誼勿忘云爾敢復望嗣音久而益存乎曩為匍匐豈猶未

至而蠲吉馳示使在萬全恐墮俗術為失仁人孝子之至意此其大德何能萬一答稱也耶念唯贊國興文日勤執事而意遥及此具益不知其所由矣左史役便附候陳謝統乞垂照攉隕不宣

報灌甫

凡客之游梁者蓋莫不問禮足下稱博物君子也秉憲之役多聞是依未盡所請而奪以大事老母逝矣猶若有遺焉而顧之不可致則維足下之故哉儼臨賻祭用

識不忘跋予奠章卒終為示

五月六日灌甫中尉誕辰啓

玆審赤德覃宗朱明戒仲闕

壺瀉金漿美薦鄱陽之酒大河演裔永言接於天潢維嶽降神久視偕諸少室期一日而長彌高靖郭之門境千里而遥懸映小山之賦某游孝王東苑自惟枚叟斯朋仰公子信陵深愧侯生虛左謹箎二項擬續五絲辛值浴蘭之晨尚存氣味益熾然藜之火不棄葯莞

報朱用晦

今天下二三君子者不佞之所習也其於取友明卿祖喜中必其獲德甫鵠立偶斯不乖咸惟足下一人焉以之則足下可知矣此不佞之以習明卿德甫者知足下也而握手無論焉足下若猶是脫穎太藩日數諸公之門所握手者何限將明卿德甫無論又何為千里慕義以謬託不佞而介之寵靈以彼易此必不然矣然後由諭而觀所扼捥於同聲執鞭於大雅者如就中原而周

旋馬始為愉快重以風寒易水赤幟當時尺牘生色片辭入致忼慨自雄翩翩俠氣可想見矣將由足下益習明卿德甫則二三君子者取友安有極也不佞十年自棄巖穴不深崴辱三遷老遑將母無補於清朝而又未敢遽乞病免坐恐此道尋荒仰孤足下相存美意奈之何不佞七言律成篇而已樂府落落似合似離今何以當足下之心而曰千古天授也將由足下益知不佞則何以哉然不佞之所儌惠於足下者以為非今嘗試則

不復也業已白首効䖍惟以無累二三君子者是圖則足下固無有同舟之役矣無亦以二三君子為累者圖之不佞不勝大願於嗣音如此

與華從龍書

從龍足下不佞某僻夫也杜門謝客三年於此矣即未見好士如足下其人也足下不遠千里再致書於僕而再不得報於僕可以已也而三致書於僕足下即自昭曠無校其在某何以得此於左右亡亦恬愉之誼有𨻰

乎足下之心千里而一知巳所猶謂比肩者與梁伯鸞有言將遥集乎東南豈所望於君之廡下哉不但來諭所云渡江而弔元美也

報聶儀部

向伏西曹爰竊風裁意獨偉焉垂及宮牆而公拂衣出矣不佞拘除郡省不任貽肆自棄于明時杜門七載僻疾已錮久無聞問於長者適奉手教從天而下謬許神交某何人敢辱此誼然公尚論之傍情也以視握臂一

堂相得驩甚在昔有言不可當吾之世而失諸侯非所欲不朽一大事者乎明妃六曲可以怨矣輒取附和見同調之雅并代居云

報廬陵劉夫

陳憲使至致公書而公復致以聶公書至生僻人耳其於長者徒以一時游譽謬承薦寵久斯置之矣今安得十年之後猶辱記憶不以竊伏蓬蒿之賤數千里外而勤執事者乎不愛以其師身為介而并得所致以為故

人重者乎此計無他豈其𦍒歲自棄有㬎於足下歸潔之微旨乎無亦足下取友不遺之量所自至也

報周真陽

維夏得問未報斯置之耳何至不遠千里重使相勞乎三復尺牘深惟尚論不盡友天下士不已也乃知無數於不佞者有是哉前論屬其著述自見顧非其人而足下愛我以德夫復不淺博南既開千載得足下豈為非旦莫遇之也徐吳二君子海内大家並茲命世足下從

游其間其在臭味則足下可知矣乃今而後於與有寵光

報周真陽

頃辱使者附藁呈上誠以海内之數君子足下身為屬吏而出諸門下有其二焉不佞不可不知也將斤削是求而重以布列不佞何所聞過乎版即竣尋為置之矣然斯其誼非不甚髙乃即不無由是以藉姤口者不佞杜門八年於此即杜門八年於此也一為足下甞為而

莫我肯力豈獨其才不能私一令長哉仕固莫難於久之不厭而患乎其始易合也足下勉之矣不佞方奇疾經今百日盛吏入視邸事又迫㗖粥氣稍充當圖所為灌縣公碑以報稱足下委命不淺耳

報歐楨伯

以余致觀楨伯則必褎然一國士也黎惟敬於不佞盖嘗為信宿之好落落爾十年不遺一字書彼一時也量無以與進斯至今置之末為不厚也乃足下崛起嶺南

論交海内不佞未嘗傾葢望見顔色何以槩於心而三勤存問務得報而後已此其尚友自信不回豈彼悻悻干牘之徼可以計不朽一大事哉奚啻千里但足下已游予與明卿間則不佞夙昔與二三兄弟周旋中原者惟此氣類足下何患不佞之終無以效左右乎來諭引請謁江湖之語誠不佞僻性不可遽移然謂門墻太高則吾豈敢又使少年晝夫倒屣楨伯何貴焉不佞所為不同鄙有道而同一弘奬風流如此足下總角事黄君

即清氷自許誰能易之乃余所謂楨伯必褎然一國士也諸詩有格徵辭兼到其白雪樓黄河中岳長陵陽翠師子南内等篇尤為佳麗蓋恥為輕便專求與象正盛唐諸公擅美當年而足下所繇以羽翼二三兄弟者兩生有言不可使于鱗不知南海有歐生是矣惜也公實遄化不見楨伯于今日則又不佞河山之感而願足下自愛不淺二詩寄答其一則前屬許右史失附者並上裁覽伏枕草草不備

不佞在告杜門伏枕三年於此矣足下高誼乃能一介存故人所辱新刻輒以檢列即不必致致之凡以為足下者意則至矣豈敢謂足下已老勿厚望之即示小詞取韻亦不妥能坐甘薄俗過我論詩不

報茂秦書

與俞允文

曩辱仲蔚風期千里睠焉為平生之好云自元美得之不知不佞之有仲蔚得知元美為多也豈徒邴生薄遊

有以當足下之心為知己即知足下於元美可矣佳章沖雅直有應徐之韻遺榮棄鄙議一往不復疑美人雖云遠詎令歡愛携渢渢乎其言之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然則嗣音契闊旦暮遇之矣惟足下憐察焉

報張幼于

不佞知幼于以元美哉自幼于可知耳再辱諭豈敢忘之顧翁行實諸君揄揚具是矣無弗得雋者而使不佞攘臂其間豈不難乎其為後乎然幼于與元美命也雖

復無褫以藉諸君矣

與張幼于

久不聞問日以耿耿曩讀計書見君家伯季交蕚同輝為踴躍焉即知足下潛推大美將獨步千里也其惟二鳴編乎明珠在旁已慙形穢冠玉其上重使心勞不佞何以自免將無令觀者披華首簡而顏色自假邪即足下一顧力也先聲致人足下為我田僧起不淺况崔㢟伯並驅中原借長君為勝乎不佞盖甚壯之

報俞仲蔚

仲蔚足下幸無恙閉關日勝自梁伯龍稱足下所以為隱君子狀心未嘗一日不在五湖之間乃不佞朝野混迹耳孰與足下結髪山林之為獨行也元美兄弟得請計當大快敢聞左右庶知集蓼辛苦非一士之節矣其過而勞焉如不佞起居足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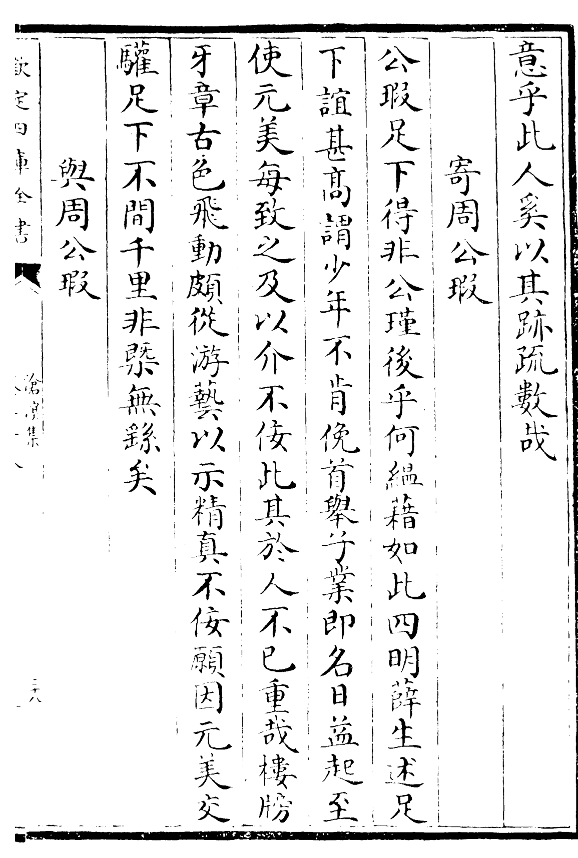
報俞允文

不佞承風執事蓋前高之重以梁君備狀起居比躅翕

尚盛世逸民願執鞭矣私懐偃蹇敢謂氣類亦自一老諸生在田間耳即梁君豈無復馬華山圖生韻古淡展帙如夢斯王安道可知豈獨先輩多賢新題悲壯雅與爭奇二幅已充庭矣謹附謝章取和諸以唯梁君

寄俞仲蔚

仲蔚海内比人耳屬乃天弢攣如牽復罔極埋抓自帝吾道距沮所由聲氣相與倡和交應令之懸解非足下輩乎聞于與云足下故高隱即雖還往亦惟伏臘誠有



意乎此人奚以其跡疏數哉

寄周公瑕

公瑕足下得非公瑾後乎何緼藉如此四明薛生述足下誼甚高謂少年不肯俛首舉子業即名日益起至使元美每致之及以介不佞此其於人不已重哉樓牓牙章古色飛動頗從游藝以示精真不佞願因元美交驩足下不間千里非槩無繇矣

與周公瑕

不佞承風公瑕惟日夜望見顏色不可得也重名遂未能自遯使海岱間有大雅遺音長者高蹈各稱甚幸患然敝廬矣雖雜黍惡草然以延寵光搆不朽一盛事尚亦有賴焉華陽一晤解袂千載將無亦云爾哉菲劣不恭則蓄極而發未逮致情似畧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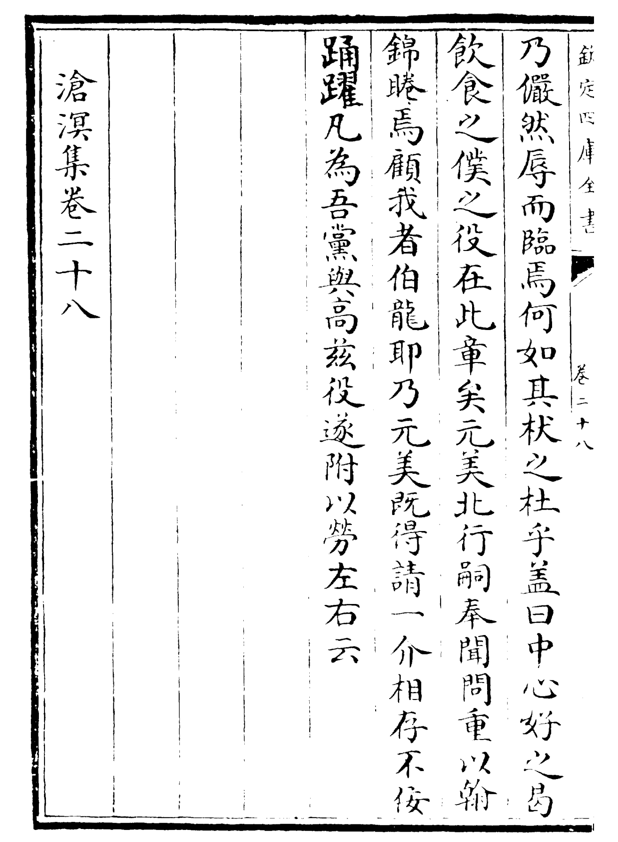
報薛晨

文章翰墨造物所恡今時貴客側目此技甚矣吾黨自諱言之每得一士臭味苟同不啻骨肉維是與足下傾

蓋而故云足下垂四十載攻一藝窮神詣妙即枯管成精靈非其人誰則知之哉顧足下自愛歸幸卒業羽與斯道徐子與以太安人誌銘見枉雖儼然在衰服之中為誦足下高誼若就見之足下能往弔否三扁楷隸筆法兼長寵光草茅昭揭不朽文房諸惠可謂清貺敢不受賜捐金相致恐非行客所施於病夫今用附使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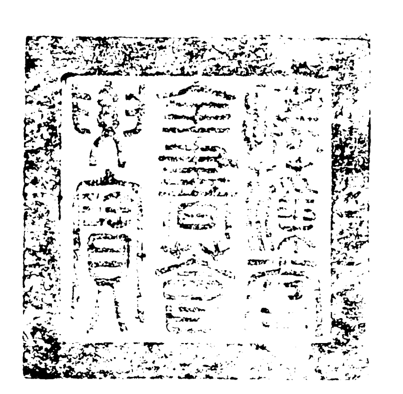
報梁伯龍

伯龍詞伯執事則優藝苑老也不佞田間一惰夫耳日



乃儼然辱而臨焉何如其杕之杜乎蓋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僕之役在此章矣元美北行嗣奉聞問重以翰錦賸焉顧我者伯龍耶乃元美既得請一介相存不佞踊躍凡為吾黨與高兹役遂附以勞左右云

滄溟集卷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貢生臣王嘉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滄溟集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 集部

滄溟集卷二十九

明 李攀龍 撰

書

與宗子相書

近奏績書當巳見報唯足下左右之一老吏安能為乎秋風且至東望愀然龍也奉職無狀大旱之後水蝗荐至雖某善卧一日為多方且首鼠牽於腐儒之見不欲為苟去以萬一人之憐我不已迂哉向

所示徐君云云者非敢自視大異不欲輒奪足下之愛次者慊慊為難爾今所有陳情乞骸骨而已仕宦四十群守頭顱可知三年不調意同於棄奈何瞶瞶無所取材差強足下意又何恤焉

又

元美來亟謂予相出遇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有江湖之氣也壯哉邢州太守奉職無似囹圄空虛一日治牘十日為布衣之飲齋閣海內旁若無人郡

城之樓不下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瞬千里歸復雷雨乃歌黄榆諸篇以敵其勢則響振大陸秋色漂颯頽乎就醉遂極千載品物五子於中原右宗左徐哀吳郎之去國悼梁生之不禄是時也魯晳牧皮為未狂他豈暇論哉月晦興盡驪駒在道握手洺水之上黯淡不語某雖僻惰旋亦自失也

又

既望廣宗尉持足下書來云當不日有嗣音明卿故

吏回邢州吏有事於宗伯各致數字豈不旣已煩左右焉而愈益延佇永日不折腰道傍即高枕郡齋卧足下以為非人哉老吏上其績屬足下省中僕泗固當繼至上乞歸疏足下省中則唯足下留意焉元美今安所期對髠鉗之士彼二人者則猶蔌蔌聞戒來已也奈何

與吳明卿書

元美書來亟言足下似欲𢷬予相上游者乃足下亦自

謂宗謝所不及而梁徐未遠過也明卿明卿亡賴哉二三子者不可謂非海内名家矣眇君子雖耄而繩墨猶存明卿今見其勝之爾即一日千里某何敢私諸二三兄弟乎予相復言某在郡作何狀豈猶不理兹多口日足下由邢襄間得為某甌臾者殊深何但元美干城吾道也

又

日不佞入計則足下傾身為某焉海内二三兄弟罔無

恙也握手中原悲歌相視旁若無人既彌月矣欲造物不妬邪某于時固知當有一别如雨者於今日耳明卿哲士夫復何言某亦有浩然有東意明卿幸無患郡齋雖惡尚能具十日之酒天豈更相戹哉

又

明卿無恙某比歲伏枕之日半之既已拂衣業杜門一切謝絶客蕭然若未嘗有世上人者今彌年矣獨王生時時來不佞不得已強起為袒跣相醉耳春來殊憶明

卿庶幾握手河山之間時事不必言即未嘗不已如言者大率吾二人不如元美輩為能太骯髒於俗態而已咄咄明卿奈何不忍一日之不宴而偃蹇自遠重令放為豈所謂馬往而不三黜即三黜又奈明卿何

又

所為勞元美於家難者僕日夜望足下與俱耳兗州書至令某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策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鞍山之麓矣容乃言有白眼君子者從楚來檄郡大

夫稱故給事中與吳按察大醉狂歌泗水之上指顧甚異當是精物信宿發矣丈人勿自苦也已乃開械讀明卿寄章寥歷悅懭有眷鴒之心於元美者豈必絷之馬哉浹辰而廣川吏復致足下嗣音知已在九河間竟不肯淹於吾地此一時也足下乃在酒人傍乎雖元美亦當自奇耳然勿更言予相使我二三兄弟酸鼻矣便可示挽章吳峻伯頗見傾注徐君亦誦足下無窮

與余德甫書

不佞杜門伏枕五年於此其於諸君子斯置之耳安敢謂有一再存問如足下者廣川書方捧檄道次使命未敷首及故人林君之東復無他屬肫肫病容如就語焉不佞如某何以得此於伯兄而何敢忘之無亦虞翻所云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也天下皆以長兄不絺臙仕為高而尤以不遺狂生為美閩中信樂安得三年淹也子相已為異物足下以骨肉為治後事海内二三故人莫不悲感於大誼謂可以觀交情今不識其刻文

已為刊其所忌諱而後布之否故人陵替惟足下自愛節鉞一方建幟多士卒為二三故人蕩滌此意不淺

又

豈其然乎余聞之足下有毀傷薪木之謦何天重困吾黨也不佞不淑乃歲七月為駒也毋者竟以不起匍匐襄事為憊已極不佞曾之狂士一旦儼然衰服驅之人禮之中杜門十年忽睹弔客會葬僕僕四視如處女闚戶矣乃知莊叟鼓缶亦哀吾生之常勤耳郭使君古之

遺愛郡百姓之視其去如免赤子於懷至乃有此豈獲

乎上他有道邪即仕宦之難何恨德甫之不理愈白矣

元美杪秋得請使寄白苧今以篚足下焉外律奉憶敢

并及之間者殊闊勉之嗣音

又

自爲報閩中且三數載不得聞問契闊可知王中舍至

始得足下不理於口狀而素産蕭索將若不能俯仰意

殊不堪三復大篇夐然無一凡語乃知足下自有所事

不著常情即所可欲不遑暇顧今亡論足下心迹山川勿舍行將夙夜即由是置之立言當世作不朽一大業無不可者豈其吾輩厄此百六遂爾蕩然進退維谷必不然矣而後乃今二三兄弟千里比肩守望相助德音不患不孔膠耳某十年杜門於此何嘗坐自悶而令色萎黄唯是德甫稱同調哉自愛自愛江上雜咏吐哈老莊擁帙閒居超然人道足下庶幾無疾病何愉快至此極也

又

得王將軍所寄詩讀之即報元美曰余德甫晚成七言律乃有其勢雖氣未備生惡可已小美之下將其人焉小美敬美耳又報子與德甫七言律乃有其勢無已終當自詣為大江以西一人其於吾道所樹不淺矣不佞所游元美徐吳外德甫也業已自致獻吉時則若熊侍御者自今視之豈當德甫於吾世邪謝茂秦見懷五言視昔故不較乃李伯承亦以疏歸尋惠刻稿其在吾黨

雖有臭味然落落耳德甫務工七言律當作俱胝三行咒不啻大江以西一人功名一長物也德甫實繫有指乎小兒豚犬也叔父何自念之

又

郭使君旋所附聞問者當具是矣亡妻襄事則之官遇王將軍於途得足下起居畧不知郭使君問問未達也歲十二月乃渡江與元美兄弟者雄飲姑蘇三日夜逼除以抵任岀謁無常時三月至自攝海四月以予與盤

桓西湖之上凡再浹旬而別五月分藩命下而王將軍所寓足下書始從濟南來明卿已移高州六月以入賀東宮行暫詣元美兄弟視之九月朔乃抵都門初三日旦即入見帝是役也凡再浹旬而竣亦與子與凡再浹旬而別元美兄弟所抵大名抵金陵皆以前月也十月抵濟南且抵浙圖所以報足下則十二月河南之命又下元美與為代焉元美正月自大名亦詣濟南視不佞不佞與雄飲一鼓而盡一石矣蓋二年也二月抵河南

日夜與殷卿緬縷不能已三月得子與抵武昌書云明卿抵高州則不佞抵河南之月也是役也與子與周旋浹旬者再與元美相諧雄飲者三與殷卿日夜緬縷者無常時得明卿起居不佞者一得子與所致明卿起居者亦一則是二三兄弟雖老相望中原猶可春秋耀吾鞭弭取為快也左提右携唯德甫是求而須臾忘之哉四月以至六月太夫人含飴弄孫不佞始就筆研乃啚所以報足下者如此矣為致用晦菽林與鬱令之諸王

孫掇躐有之貴倨耳誰當告者足下與明卿用用晦乎亦用晦能用二君子耳今不但其詩之體裁具是即尺牘矯矯不作近語則人之不可無嚮往也如此足下其列之吾黨離合之間爲道不遠於不佞何有哉千里慕義在昔難之是足下與明卿之尚友也郭使君幸無恙駒兒豚犬耳裒然使冠多士何以稱有造之私然亦一吾黨之伯樂矣

與許殿卿

某抵東居且二月日夜望殿卿來甚急而意不能待愈成契闊殿卿殿卿萬里生還不當日鼓飲樂邪洪使君力疾視事又安在哉人若不知足初某守鉅鹿時又焉知有三秦之役也徒謂以他遷行為不苟去爾棲棲入闗乃日夜與二三孺子妾緝蘆而處等於幕燕一行校閱帖括成山精神既疲披詠漸廢何為者乎安得與殿卿縮秫嚼苦醲然道故握手景陽之濵以弄白雲元美天下才也然顧一當某久矣兄其為我職志

又

不佞杜門六年於此矣所為朝夕周旋者殿卿一人耳向以詣除輒失其偶答焉何如奉檄而東尋好彌月益重為别更展朝夕締將不解不佞與俱矣既西復以幺麽之忌遂缺祖道是豈為施於殿卿盖至今遺憾亡已時而諭已四至無論市馬之故假質未集以成不佞不達四體之誚即其揭示妙理以持不逮如云作意求遣已成勞擾實足下自天夙悟鄙何敢辱焉獨以非習自

隨汗漫乃今且在求不求適不適之間庶乎境變神遷耳小人易緣老兵易得誰吾不可與把苦吾誰不可與把苦也酣法難雅口饕難精誰吾與把苦吾誰與把苦邪么麽一言易解者猶尚妄議自引其諸微辭悦忽感動將在曲削始祛羣疑矣拙集出於客歲不佞取刻本校之酷加删易凡什之二閲月而發即佳序亦為正一二字竊補會就想不日有定本極知無一可傳尋當中廢但以備檢可諱語不至貽指摘者一以成魏使君之

盛心一以用藉佳序云爾前月使君用幣正夫中賛更為乞佳序一篇並乞殷集一梓此兄謙密其集恐未可猝發然豈為故人重一序此實某乘間言之使君者殿卿以為何如元美書云昨見吳中張仲子為我二人刋所倡和詩若干篇似亦興起於海右集者但海右集詭甚至不可讀兼復逸而莫備拙集既達可續翻對以終此意卻武使君亦翻子相集而序以元美海内知名士輩出矣魏更徵拙文將並付梓不惟多取亦重羣疑柰

何奈何非殿卿一校不可夫士之所寧無友也而友必以知已者非知之難而處其知之難也若相絓於嫌而令不得任其所便豈為知已焉殿卿乃今所事固自謂得主其左史又可與浮沈即受簡賔客已稱清樂況撫愛子擁少妾吏隱王門而人不測其所愉快哉信乎得以儉朴矯之大示中流之望不然何必去父母之邦諺云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為有德諸君故自灰視不佼謂不復然遂擯之耳中賛君方烈炎火於諸君何畏焉

所得侍郭君者矯志難與談且間出別業無值時襲君亦但問奇語方册往迹日月至馮耳渾源使君一疾幾廢今亦未能往祖之即田間亦復却埽侯氏子已屬他人劉生徒食客無與城中事即有言中賛君者何從而聞之便為倪亭更屬白雪樓記并詩一章不然不佞必數齒責之玉堂之署足下為以何解虎近用銛毎御之令人着意遂不欲遣侯以酒頗佳別來日復潦倒獨魏使君為海漚鳥他猶是未敢自獻不知元美何謂見容

談于鱗近事有感豈舊學憲恚我不納而云云即足下亦何所聞也元美輒問足下游梁狀頃附予與書使且旋如肯就調當抵歷報清河之役時則再達足下不脱長君居守屢瞰蓬蒿修儀精縟推誼為多新示中賛君文妙甚不佞何幸托諸其側所云父老上白孝狀深得中賛意矣計我朝諸公選可七八十首亦未妥愜適未携至城中容與拙刻删上彼中文獻地雅有藏本不憚訪録以備當代之音近詩二紙間有古體可采今呈欲

令殿卿知我輩不徧觀百代悉索諸家斯無以集大成聲金振玉耳雖然其中非爾力也則所望於知己者哉必以強人於懸解大笑之矣新刻尤有難言殿卿幸為我黨職志乎清酒百壺用報佳蔬之賜暇為諸宗室中求一痔漏禁方并前所許藥二種見致乃懇懇者白雪樓記及七言律何可無我殿卿外馬值七星附償即太久又不敢具子錢

又

毅哉其能削柹成集如此然終自訛缺如少年行題維
刪而許未易不肯更查白雪樓稿耳今寄改本一册幸
依所塗注刋補頃刻事就何悼不留意也續集姑不暇
檢不佞稍窺文章未達佛理見謂為二足下大方兼詣
並妙見謂文章莫非佛理何不可哉適姑蘇梁生以元
美書至出卮言以示大較俊語辯博未敢大書英雄欺
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以捧腹矣梁生亦致元
美書足下并卮言云且付長君生今東探海市計南旋

足下恐不及作問辟之相馬觀其發跡汗血之駿若無意焉其於千里駑駘欲御非不砥蹀振鬛而黽勉踰含絶銜敝策步驟自失無他力有可極不可極無關盜盛衰也茂秦之於詩不佞固知其有今日矣

又

不佞為疾適今百日以庇再造猶在牀蓐雖宿痾頓失似有因禍為福之慶亦恐暴弱之餘未易以復其平生然辛楚備嘗廡日委日熟矣天幸之遺不敢自謂為人

間世而諸君亦宜勿更以人間世視𦘕者奈何謂從諸生比文角藝乎夫好比文角藝者出於妬妬出於不自信龍也其妄自信奚啻先告子不動心殿卿愛我處有口事傷杜門之義即不佞亦懲此子善洩其與往來直欲不窮其交而已無所深言諸刻拙稿咸屬倉卒然比兒行何必易今題以浩蕩行可如原冊以從軍公燕詩他集未具姑寄元美昔在正月之二十一日豈復謂更值覽揆之辰而乃覩凡八詩之盛於指掌今猶記屬騎

乞兄狀而因誌于殺時戚戚焉其不爲感舊之音天幸之遺乎近示詩文統詣妙境迹藏于思可與知微日長君臨候謂不佞凡病之有形氣實客之氣理斯形乎竟如其論此其卓識非殿卿不得而予何患不至道也久謝客客輒謂不佞託疾耳今已身抵京干諸貴人且起矣曰已抵汴身爲質子錢于右史矣此不與一二老腐儒左携榼右提局如殿卿之於孟生指庭前栢樹子道故又但曰喫茶去邪生實不德乃至親日偵其肥瘠况

人間世哉藥物紗扇惠及老母并謝不次

又

自兄西不復聞妙語今安得曰道可忘而得生有待而失必令吾神於道合而已不自知乃為得也徹哉海内一人而已矣近作松聲似帶秦時雨等句葢登神品夢聽琵琶前二句亦自新奇極知足下玄理高妙土苴詞華然業已傳布乃生為足下不欲示人以朴云爾

又

不佞所不貽一字書正甫者獨以有今日海岱之間我三人者豈其又一氣類而敢自菲淺其或迹微有之要無害天合即殿卿日夜從中調燮固亦因其氣類合一之天已爾寧能強非其黨某實無他腸即不有今日我三人者必全之交也但為云尚蚤姑竢正甫秉鈞之秋使某得以有人乎穆公之側然後徐為邴生薄遊之計携我殿卿東歸箕頼老焉以觀稷契之美不愈於陽鱎之誚邪昨元美兄弟入理亦漫及此南還得請便詣晤

言安得并與殿卿握手一堂之上春來寥僻援琴自愛渾源有言不佞兩為大邑擢郡太守號二千石不如陳道鳴提一藥囊乃置十金小妾日侍卮酒何謂非薄禄相也為喻雖鄙足徵其不獲為樂於當年蔡姬勉作解事為遣一姬進一姬各厭余意但依疾為命每以先君子棄館舍為歎涕輒下殊相視悲焉乃知殿卿所示寄故伎三章慘於垓下之歌矣

又

小豚犬老夫爾耳乃辱褓佩之寵愛我哉松霞之祥又何可當唯是日夜祝諸姬安得就館為足下更産一男子使豚犬在兄弟行益延世講乎河嵩之英取用弘多矣向謂李伯承忌不與我為天門日觀之游今則果然元美亦未至魚蔬之惠姑領俟之龔生書生勢自依依不失為故足下何慮焉卒恐上書之念未已不甘一貧博士奈何近數過我手談相命不及時事豈不佞因而學之邪新篇殊覺遒上神明垂應但足下妙悟求似即

止不肯由所不似以致其似為遽有所隅乎正甫方獲主器而閫政不寧賀者在堂弔者在門每有良朋況也永嘆不佞適讀薦章知足下以其人相為力不淺也不然豈其自棄十年于玆公朝大舉諫臣斷斷不佞如某一抱臬吏者滿天下獨安得濫與二十人之列必不然矣即使其奏終寢尚可一吐吾黨之氣不謂殿卿取非其友也不亦一快哉老婕長君亟於豚犬有餉併報附謝

又

病後性愈狎野每一抵家事出理外如觸籠之鳥矣兄大積勞以承貤典黃金橫帶文章清寵馳騁諸王之門遊梁信自樂乎亡孫後黯然無狀杯櫝浸廢乃以琴自遣耳杜青州近饋一牀及弟所蓄似足不徹道家所貴得意忘器尋且置之矣市價不定兄姑返焉仲月子與一介相存浹旬元美寄致甘毳均之拳拳我毆卿咸去數相聞也元美病瘍敬美云斯人斯疾今率當遄已吳

峻伯寄歲編三十餘卷曰公試覽此當何以從于鱗元美子與之後殿卿以為是何言與新什於初冬容思尤妙為宗周氣業師筍字當易諸賜精寄俱徵注念再頒藥餌尤軫扶衰歲杪興言懷人覩物想兄忉怛同之蘇子卿有云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凡三品五盛以付屬車至可呼羣姬牛飲把犒當御謹伺入我牀下者灌將軍罵座此豈為罵帳邪

又

夫玩世之為大於辟世也遠矣不佞弟僻才似可足辟世耳自視無長兄之通才將何以出而玩世邪比公為吾輩乃如此然某自視則昭昭十年一病夫傲惰無狀一朝與於大廷薦列謬竊國寵尋以為且置焉而有令命即有道如長兄者知亦當為弟踴躍矣是役也可以朞月無大過不負翦祓之雅然後更圖作邴生計以報諸公者恒於斯也十年恬退微名不當人意一朝失之而辱翦祓者亦恒於斯也兄而為不佞願之乎雖然亦

患有道不如長兄耳苟唯其適十年微名亦何用哉即一朝失之是亦遣累尤為光塵俱妙但弟有難言姑試朞月終當以辟作青如秦中故態者兄幸識焉此外唯兾三河間一握手足下庶幾少忍云爾浙牒已下濡滞不果豈恤微名畏縶以勞半途而廢取笑里閈也今月二十日當南發此恐不待褰帷而悔奈何長娌長君裯疊出餞不肖駒又辱子長復締新好徼惠長兄殊無已時亡妻以來再捐産畆信乎貢禹賣瑯琊之田而赴彈

冠之會非妄也盛晛及期暫免稱貸矣

又

南發無任硜硜半途之狀黽勉抵浙百違初心業已失計尋復自觧顧我長兄前知不佞之不堪此而不言也終恐故態當作貽我鄉曲忽起忽罷狂妄人耳所唯其適即并其名實而棄之何恤焉勞形則敝道力忍性則閼道氣不佞某巖穴既不能深川澤又不能廣絶物哉獨念平生殿卿知我可與言乃不佞所值凡多無其理

者之事即雖神明用必其知我也誠皆無其理者之事言之誰信之邪所求三河間一握手庶有披豁欲殿卿信我不必其理斯白首知我愈盡耳逼除視政似在驛傳既竣闈署尋攝海道莫春旋省乃得晦日邸報陪𥙷江西本自菲才自宜常格見處且為當路作記作忘援止而止甚足以成不佞不恭之趣而混溥游之跡轉相便也殿卿為我願之乎姑蘇與元美兄弟及諸名士雄飲一日夜而渡江之興殆盡子與數相遣候致期而不

虞妨之今猶咫尺千里所謂三河間一握手均之天不假之也然予與蠲吉屬且謁選計欲方舟北過元美擊楫中流以迓明卿詣廣陵宗生墓下釃酒為別似亦千古一勝會然後間出大梁携我殿卿登平臺弔鄒枚與相如把若相勞駕言趨歷拜太夫人堂上稱觥為壽再遊王舍城之野杜門高枕彈琴散帙種秫在庾半醉袒跣舍飴而弄少子以竣殿卿之有意焉歸逸二老於當年豈不天之道而善學猶龍者哉子長貴人壻今大扺

矣殹卿固自一快而豚犬駒三附雷陳百折不罝盖素
奇之迫行致締以遂前好識料可賞不然且當新命嫵
於閥閲子長即不棄舊德如駒何淅中炊玉薪桂廩庖
疏冷衣冠禪理雅相晋接澹情之勝致玩世之妙理也
某不佞乃處名下年少自喜窺人即稍隳落彼其謂我
何十年寂冥作苦今倒行逆施邪始知長兄陸沈王門
掊摇一世者不動焉而已伲去伲留知不佞未免滞乎
其形矣老嫂屈尊出祖推愛非常賞鑒嬰姪如躬襁抱

可謂難也適致問長君不佞僻拙里閈所棄獨辱貴門

謬與世講遂令某因親不失甘置其餘云

又

闇之使附啓乞狀當再抵覽凡奉先後二致書慰勞周

至者且諭貴體日佳自幸仰託未艾矣何得衣被小豚

犬襁抱中蔡老妾少識鄙意盧亦朴惠可惜相安舉以

命倮不敢當焉皆曰姑逝倉卒脱棺收視不報之德世

締伊始矣適又袁生書云權禮以時與戚寧易有味乎

其言之也無論九歲之孤顧惟寡母即人情凶薄亦何所不可流涕者任之耳徒戚何益然而無財不可以為悅即易亦難奈之何又云襄事無以誌為觧是即前所欵以仍先大夫舊壙云者不佞豈忘逢於何𢟍心齊王之門若使貴公逗留揺筆不下斯置之矣某于此苦塊惨惡寢伏僵攣甚不便於倚次誠如諭者長兄愛我哉于長信奇士即長君亦各執其所自見者耳殿卿見以為不為宗周孫為非乎即殿卿之為宗周孫長君見亦

未盡以為是也新憲長晤語無不起居足下者足下書已面屬之往當酬唱相存矣詩多麗句今録以聞聶都使請文臨繹其作古潔殊類不佞當自一名家殿卿物色使在帷幄三益不淺萬無失此索所藏藁為寄以觀其備裁之

又

生非為恭者吾黨有人哉兄遽何謂而必圖之以孤鄙薄見所宜緩更隱王門不惡也倚次鬱鬱視日猶年賴

小于鱗孩提旦夕耳心境拂戾不可言晨有自宗伯所來者云誌已就藁望後可得報果爾孤無異悲感于殷卿者便為轉謝否所託大篇懇惠以梓無任徼寵跂予不備

又

宗伯誌奉覽簡潔老成亦自名品使早得佳篇狀外之助不啻此矣刻本已就方竢佳篇渋旬可緡寄不意長兄為某一祖容歲賦布二十綿四百坐享挾纊之利不

知所由至恐成冒昧積負不責矣日月不居先慈見背忽已卒哭念别長者視此闊焉駒誕歸集佳文適從天下父子奉泣如復得一母者先慈獲據成棺再叨狀列身與名孰親是均不朽其在殿卿厚自性生不難於為德值所可為德者為難耳何以萬一圖報也佳篇語意一庇不佞而辭足以發然恐累殿卿不黨之明而信者半之矣廬次黯然蔬茹自慰夙夜念襄大事一切廢置即一二妄動取侮亦以先慈餘譴甘之告子之道力時

可竊用頑鈍不恤也長者匍匐豈猶有所不至而重躅

吉惠示使之慮出萬全即某所自盡何以越是乃宗伯

公既已託羅武選為擇十一月二十八日葢以荒隴坐

向先慈并愚父子年命生亡所忌取衷之者似與灌甫

所為擇者不同又其月日既巳登刻請益長君亦為抵

掌武選令恐互違敎吉奈何殹卿為命之矣今之作者

非李生王殷二三君子則殹卿其人耳闇之奠章始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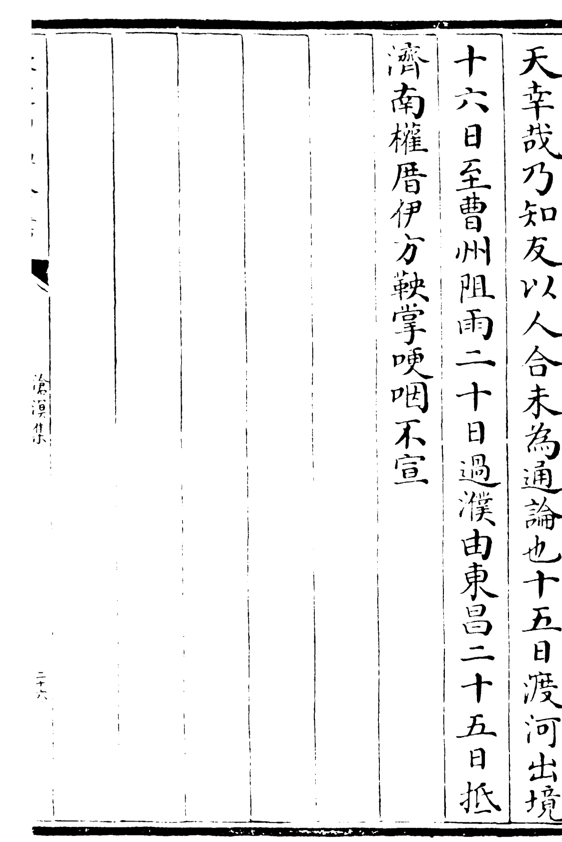
謂海内安得有此其人也者乎于子長亦謂家丈人乎

生作文自一色象此則玄焉恐非其手不知色象與玄文之所自適耳正恐殿卿傷玄何患色象也乃殿卿近所著述誠異平生無怪乎子長刮目矣不佞與殿卿老矣所願杖屨夙夜無相逢也初擬以白雪樓為贈不佞嘗白泉而比鄰焉恐倫有別業猝未他委至今未敢獻左契詩曰十畝之間與子旋兮吉媾弱息未可窮谷無已則稱東郭二先生云爾此非就謀遥度不可王憲伯未行求所以晉接長兄之者體貌曲備矣猶謂不佞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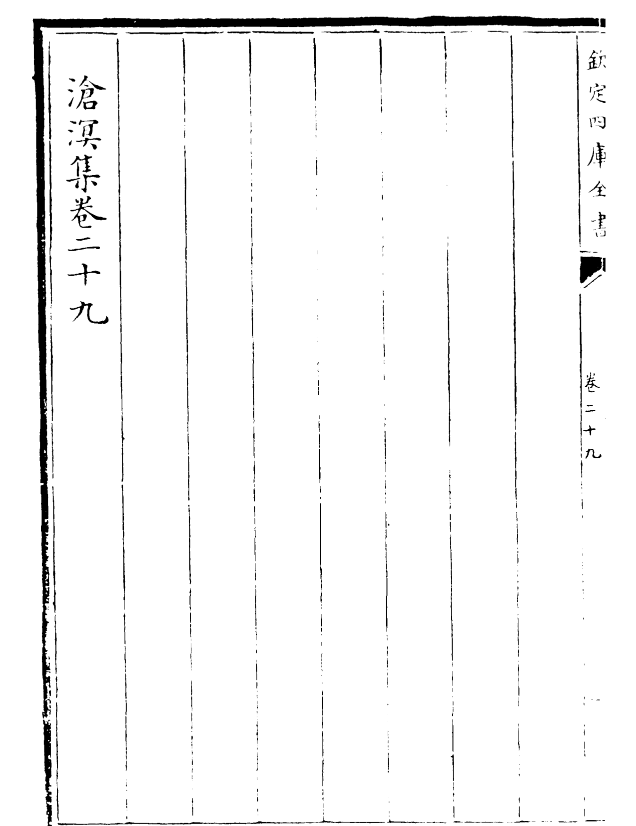
源源豈可以不造諸公為鮮且不佞亦已推轂濯甫又當自悉也

又

不肖孤之於殿卿可謂成言乎友也弱冠狎之老而益信難矣哉即晚締大誼何加焉且孤動以天幸即先母大事亦復倔彊殿卿從旁贊之無不各中條理使孤思而得之無不以為計所必出此而後耆者自今觀之老母大事什巳舉其七八則以值殿卿不值耳是非動以



天幸哉乃知友以人合未為通論也十五日渡河出境十六日至曹州阻雨二十日過濮由東昌二十五日抵濟南權厝伊方鞅掌哽咽不宣



滄溟集卷二十九

滄溟集卷三十

明　李攀龍　撰

書

與徐子與

以不佞觀於子與不有今日何以著齟齬之効也然其技止於觧郡而惜我者亦已隨之今不出彼將謂我何何所不屑而自惕如此即太夫人何以自安一二兄弟實諧所請惟足下辱為裁焉日再奉諭圖所

起居未就拙刻亦復宿謝子與庶幾無疾病即如明
卿已事浮沉人間何不可者而悻悻為即何得使不
佞望見顔色如曩在清河舟中時也

又

君家大人違養甚至不能為一介絜酒之使二三兄
弟奈何奇狀驚人凡再辱諭深念種種天不憖遺何
論殄瘁非我子與縷縷誠無以聞高枕前嵇紹故自
不孤廣陵生多情豈今有屬於襁抱明卿危就世網

翩翩自在所美徉狂欲離欲合如阮嗣宗者一子與耳久擬一晤託言千古

又

得閏月書讀幾遊岱宗之語駭勃久之若即就視不能奮飛方念南海廣陵二君子即夜何堪更得此於子與蓋余至今尚病悸云及覩白雪樓二章又翩翩有逍遥垂天之度快哉快哉向謬計足下出處不獨以伯母即亦子與所能信者一時同好交臂匏繫將謂我輩何異

生栖栖一郡豈遽為非哉足下高識妙悟夙昔帝衆何
誒解官如誒解官不能於解官矣病愈之悟悟豈曰委
處何見為委出何見不為委耶此余所謂吴生栖栖一
郡未遽為非也伯母内行大儀南國攀龍敢不樂聞
老母明年歲復七十正自借乞答篇矣陶羅山銜恩足
下輒拓闕稱謝述德備至至使真陽令三使致書使竊
幣道亡而再致之竟取報而後止足下感人此一何深
屬吏如二令郡百姓可知固始公所傾身激烈百口為

誓者豈其心能自已乎僕村居即數月不入城市伏臘詣老母稱壽即順甫亦數月一晤數語為别耳終當為足下酬固始公高誼不淺也所示新作朱紱誰無恙孤臣去國之音世情回首盡達生齊物之旨遠哉戚戚我心元美殊賴慰藉推與敬美蓋亦為之惠連以慰藉之然此美故自臭味即吾黨後賢亦所慰藉矣今復何狀間者澗焉久不聞問不佞業已自棄則有抱影槁立耳終不能復在貴容意氣中

又

不佞所輒為誌銘蓋觧衰服辱故人之迹至無以摽秉當世反湮太夫人懿德罪豈獨子與哉置之惠亦不但不佞也先伯承致書梁周二子具悉足下在疚狀元美亦云子與立壁如長卿滿座作文舉念其貧不欲恩之朝擊鮮亦夕歸矣二子者亦拳拳不佞為請然足下業已過厚安之曷害焉顧二子亦雅能忠告以子與長者重為躁耳日茂秦寄詩見懐及伯承所貽新刻並多岀

入畔我族類子與固云文章老自知乃兩君既種種可以其文章知之矣余德甫七言近體頗工于勢無已終當自諸將為大江以西一人今須子與元美時時奬掖相成羽翼吾道所樹不淺集佳把玩日不去手間有所効勿恤狂瞽不亟達者難其郵云前選詩目槩未精愜十刪其五庶幾近之

又

太夫人以子與乃當大事今幸已竣他無不可自致也

通家猶子竟不得一執紼而授褐老母愧則可知爲别忽復彌歲矣雨雪黯然遂成千載向携周生把苔三胡桃樹下道及予與纏綿轣轆前渴心如火予與爲亦不忘邪佳集壁上中多不可易之聨不可得之語寵光吾黨鏗鏘異代不佞頼焉即元美所云斟酌二子殊有味乎斯言而曰精思便達似有子與所少今觀丙寅稿數章已詣境地何以更俟精思葢詩之難正唯境地不可至耳至其境地矣精思安在哉十二團營一軍吏領神

機諸部乚劑相載聲聞百里比何故氣氣欲實也精思非氣所為乎比固元美養氣之學而以望諸子與子與誠能盡所為集以積精蓄思一朝自至併其境地俱泯然後乃今命不佞以末簡之役俾不佞得以其所至為敘揄揚明德庶幾稱効將視元美明卿櫜鞬中原職志不淺不然今集故已絶壓當世膾炙士口不必更造顧所竢方來英雄窺人尚為一間不獲我心非兄弟不朽大計也不佞一讀丙寅稿不勝踊躍晚成大器始敢諄諄

朞月作苦實謂予與必至無疑耳為問元美病何狀斷人斯疾孰與遊諸洞天樂也顧大司寇狀宛暢周洽史斷核然元美取材于與縱橫自是可致覽向約李伯承暮春者我二人於日觀之上賦相遇也其人翩翩自愛竊恐三舍引避安能顧草廬又殷卿報謝茂秦近狀曳裾瀋王門擁一老伎故趙女居常千金裝自快是為詩市也此自小馮君先容正唯牛頭末見四祖時耳今安得此老伎為元美抓病痂矣

又

七月既望始從顧生所奉足下去歲書輒具答付寒溫不以時聞奈何元美通章色動聖主今既得請凡在吾黨與賢此舉唯子與幸過而勞焉便道咫尺不果見枉不佞非人哉引領三諸竟忍負之縹緲一信益增悵悵握手前期不復可知矣而後乃今念足下三宿白雪樓中以成萬古奇會誼則甚高然元美似有畏途之阻士之處世無以効哀憐之交難哉諭云邵武有齲齒之

者子與無害也余蓋嘗慕足下大雅明哲之德遜以出之矣為有味乎元美其言之也便附起居屬有匆匆之役不次不宣

又

抵鄞之夕元美一介之使奉書至矣篚厥盈庭用託先司馬不朽之役不知不佞日判五百牘哺不及吐也四詩調笑小美亦復二章并以附覽天上客星聊作使不當如是邪中原紫氣正與子與卧龍之句頡頏作已云

云知有今日明不謏耳小美去住青山者自由殊合郁生之旨即為諷不恤馮足下熊羆之喜不佞已徵元美稱文為賀會攜至中逵握手一醉子與乃効東道主亦吾輩天下盛事寧無努力乎大美用小美為陽鱎魚適以二十一日謁選欲因塞望不知終當不免矣郡博士周君云得明卿京邸報待調良苦元美海錯二瓿轉聞從者取答不次

又

正月痔乃作竒沮夏始愈不佞平生善臥是稱病隱造化其奈我何但為狀惡至今猶能令聞者悖斯岌岌乎可知元美為足下勸起實獲此心今所欲於足下者從事而勿失時為貴于智也公車一月可請除即奉檄南枉從容道故豈為晚哉

又

吾黨漂揺見復種種深念足下隱約無時乃使者忽以遷閩魚期晤寫不佞懐緘踴躍計日為驩即命滑駘庀

婦子從臾亡何足下至矣則儼然在衰服之中使其駭愕四視慰勞不能成辭顧暫奪哀悰欵及病狀諸雖黯淡而一夕千載鮑山為烈代有其人樓之取名懸合氣調數非偶然王長君而後何可使予與無党然之音獨以太夫人隱痛其自宜絜酒千里不然出弔于塗二者坐廢而居然辱駕倉卒南奔不得仰効雞黍之忱盡請益之雅則不佞所疑天厭之人事多中阻似不安也廬城之别非敢恝然足下高情有携必戀既已迂枉又令

不得窮日之力豈所望故人永錫之義乎斯不難於足下難於受者誌銘之委遂敢承之凡以釋羣疑使泯然不見有異常之迹耳謗書姑置之是矣久以伏枕廢業恧兹大文乃某與有猶毋之分不得以作者自嫵終當削擲必無傷足下之明諸所面託謹以極愚幼于一書並希檢發獨佳集一部正欲留質明詩删兼足下為辭多詣神品非假日月其奥難窺文集亦卒難録統容獻春便寄再求鑒賞明珠尺璧在已猶在人何慮什襲焉

使者滯於轍中薄晦始返恐勞延佇詰朝緘發元美前云拙稿尚有可留者失之集中或存之苑紙可屬錄示明詩刪姑無令出尤懇大事方殷百惟自愛

又

不佞種種改元二月又舉一豚犬孩提盈抱子與可知矣元美再致書必欲一顧病夫草廬之中然尚守闕祇俟勘覆得請而旋期難豫定是以久外公朝大鴈元美已為褎然稱首令吾黨吐氣其通章以列究狀者凜凜

乎其文議臣動色特揭巖廊傳誦高義小吳例自得除兄弟並起夙憤豁然唯是聖政方新風雲之會子與及禫勿復濡滯明卿即落落以卜有鄰何慮乎瑞室詩甚佳如履平韻是老筆耳

又

文章大業是以君子欲及時也顧文章自有其時有欲焉而不及之者子與所謂文章老自知是也佳集不敢久留則足下時至矣朞月作苦以遺二三知己千載一

怏許殿卿海右集屬灌甫中尉為序不佞嘗欲畀諸炎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既已不能禁其傳然不可以欺智者亦唯任之今以予與視殿卿為族灌甫乎嗚呼不獨其驥即蠅亦難予與奚樂百世之下謂不佞執鞭予與邪竟貽左史詩云云矣

又

不佞巖穴不深自取侮于小草渡江不勝故態復作之甚所幸予與禪而謁選之期近矣圖當方舟北返徼元

美輩震澤之濵坐一大壇場搴旗中原去矣是役也不佞於出處之間似亦率爾然一失計之窮交也元美乃信宿自愛不知不佞南發之始已量所効十二三兄弟者固以此舉焉而匪久為栖栖也抵任奔走無暇時即未嘗頃刻忘薜荔園一握手札稾夙具兾有他請偕報而使者儼然臨睨矣以一病客坐更新嵗慰藉何如敬美欲復作逵飛揚自喜維夏尋且謁選再窺元美感述諸公之意亦恐卒不能堅卧豈不人各有志然旦巢阿

閣暮翔千仞當與不佞同之不佞以足下寵靈自恃犬
馬之齒尚堪善後顧止於遂初而已輒起輒罷何害焉
此其不自知其不可者敢布腹心夫玩世之難於辟世
也百倍則不佞黽勉自苦矣偶有他請二月當詣貴郡
摳衣孺子之堂薄觀二姬將就館者垂腴溢幅明珠映
媚豈不四海一快耶老母以弟婦之變而豚犬駒以宴
病未遑即養不佞攜一小子鱗呱呱掌上與老妄蔡張
燭華屏正席珍品斗酒相勞歌風雲一日卧龍來之句

愀然借色於文章寧能羇旅自悲也寄于鱗起家浙憲二章大自格氣非明卿所及矣有是哉大器晚成者乎元美亦云卲武近豪輒不振至乃阿黨峻伯以畔正始豈其才之罪乎佳篇答江都歐文學以下如篋裡夜光等語非元美不能也足下必自駭之何由而駭造此無亦文章老自神乎吳越一撮土乃有兩生奉一不佞並立中原比肩千載圖盛事者邪許殿卿促不佞之官甚力唯恐不佞不一渡江與兩生者周旋鞭弭也昔在貢

禹貢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為出黃金裝其槖中乃左史餽𧷤盈鎰為難矣且念足下不置足下其獎借之勿以謂非大誼所關而惜片楮即金紫新貴或可惠以贈章尤過望云

又

曩者西鄙吏行為致草草踰日文成魏使君乃有一介於汝上以不聞命失附候音非敢須臾忘所有請於左右也田家作苦既巳滌場與許史為南山十日之遊歸

而值一户曹從河南來者言足下守汝上狀自謂三載郡理官未嘗見治行第一蚤有如足下者不佞也愉快可知矣及即又稍述明卿被搆俺不免者是安得有此此何以稱焉而重以量移快快去海内二三兄弟且盡矣一楚狂又何能為奚不聽之然後知足下龍蠖之德不可及而天意慭遺者獨至為二三兄弟間執他口豈其微哉何公祠記雄辨千古三仁四科大義卓然即所論業已見撤無復返理足令仲然凜凜有生氣實獲我

心所謂知其説者之於天下視諸掌乎即不數月而治行第一奚怪焉

答予與

異日者携許生逐兎盼子城下掠草而射之不覺鼻頭出火耳後生風扻脯而食醉見大介遂西走馬秉燭使君之灘雄飲相視扣舷賦詩撰思道故中夜忼慨拊髀於五子復亦不覺髮上指冠意氣交作矣十年之別不可無一晤言如此不佞則為五子者為使君非直為使

君也曙發更抵右史之廬散帙揮染戀戀可知踰日乘雪復與右史載酒岱陰諸山谷間栖息諸寺試嘗名理歸卧東村掩關樂物除夕悠悠蔬粥自愛五尺一童子炙被而已是時也不知使君左擁吳娃右抱燕姬與彼海濱遺戮蓼莪藐焉之二孤泣血相對狀復何似也謝中丞苦愛佳篇三使人索之不佞為檢百章今所緝采亡慮數十不佞狂僭間易片語勿罪後聞繼奉寄示安得有文章老自知之句在人間其懷身輩諸古愈益渾

雅二張氏驟列使君當為割席耳即存亡並舉何害邪

元美一篇不佞不堪其悲安能使元美見之所謂王生

錐僅存其憂甚死者某不能贊一辭矣

又

小祇園之樂不減天竺國于時龍象固自縱橫恐非䏦

金翅擘海矣大美疏建白何事不佞入賀當踐京口之

約子與勉之汪伯玉頗具名言騐于吾黨會當日上其

論元美時亦弋獲明卿月朔補廣之高州書云大宗伯

般公從羣謗中極口昭雪至以身證之也又云元美除目已下恐亦不能棄太夫人輒出矣别計踰月景光可愛此物誠是也子與何嫌乎七佛精進力而不一切遺之自作苦邪

與王元美

某不幸中於流言足下愛我乃能縷縷為語如污己者是猶不以某為非人足下曩固慮及於此僕雖倔彊亦已郡國一吏矣方且局促轅下也元美自信僕豈能以

伯樂望衆人即間及僕他事其一不敢知其惰民苟升斗粟餬口即飲河之願不欲為廬至長者僕亦名為守哉跡僕所御一朱轓而抱關者爾猶尚不免於流言胡為爾日薾然罄折路傍早晚觧綬去已定矣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即不崇朝閉閤卧也燕趙南北殆千里人相食盜賊嘯聚白日出禦人即邢襄之間有罷犬我輩何謂無益時理亂何謂於吏治厭薄也足下不示僕誰復言者今僕亦獨為足下言爾

又

先是明卿書云見足下與其文大自氣象當令海内文章家不復敢置喙二君也李生業爲此技不自謂有知已如足下者生平所負數語殊盡明卿知言哉諭謂日與明卿子相三人者狂語大相樂也燕市酒人豈亦効田光計圖李生令秦舞陽來邪明卿志復不小第未見考功近詩元美無慮哉亡論其即二三子視足下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茂秦窮來歸我我猶尚哀憐之

即論太行諸篇吾見其膽破無復向時倔彊氣為可喜

蜡後過郡齋見某無少猒薄意即自咄咄向家人語云

大恩久不報何能重為詆焉某稍舉足下與明卿徹辭

則吞聲行之日復觧顏我不腆之贈屬某全交史某納

汚然不敢謂某易與矣元美以為盜俠邪今豈惜傷吾

二三兄弟之明

又

日致書足下聞足下乃在上谷去天咫爾近復何似某

業已濩落不爲齒奈何元美亦復在繼猶泮渙之間徒借姓名重他客也豈某素狂僻能累故人元美毋乃汎愛作苦邪今雖一握爲笑哉彼亦不能不謂吾輩爲異已某何患焉但子相向不與校士即吾輩危疑之形已成不待謫明卿元美尚良食某不去禍終不解子相乃自謂與元美爲衆所急某郡國吏當末減此殊誤元美幸馳來圖之携手爲别託千載於一晤非獨契闊私情矣

又

無恙河間邸中夜卧誰為搔背癢也中丞公自天授則辱諭僕才冠古與元美所期大業者千載矣雖流俗姍笑乎然更明與有文章者實自公等始也不已知言者哉邢州守臣無狀囹圄輒空虛屬吏亦不能具十獄上使者使者據案操鉛槧崇朝力爾今豈無班班河間作若邪

又

曩在魏郡時元美誠自謂吾二人者别矣握手未可知也乃其既歸日從里中兒流連濟水上待故人爾居二月且西回首漁陽襜帷之外奈何坐失晤言之好豈元美洗腆之餘裝而東也亦為僕窮日之力乎其且西所不遺一字書者則已屬駒伏謁元美前又豈謂負郭巷復辱長者車轍也青州之役誰適與謀然何害其元美即使論定更遷向所再輒報罷者元美由是也顧廣陵生游我二人者已甚爾今既以他補其尚釋憾哉久不

得明卿起居徐生豈當已於事而竣雨雪入關道經二華遥見三峯揷天白雲如練往來其下秀色射入長安咸陽即復蕭索徒見漢家諸陵返照間而已回中西北見皆丘垤空同笄頭硜硜自異然已近塞風氣荒凉大率秦隴震蕩之餘至今室家尚無完堵一二僚友人人自危雖有華榱緝蘆而寢其與一二孺子妾方如幕上燕矣

又

維夏重以奇疾牀蓐百日取之斗極還之司命矣以今觀昔悸也如何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僕所為聞於足下者如此耳即牀蓐患苦不與也曩者君家宗人持書來言明卿廣陵生二故人誠以舉吳說繹不淺獨恐廣陵生掉臂地下矣

又

昨一餉邊使者為謝茂秦寄二詩見懷似猶栖栖晉代間先是得寄許殿卿者盈牘如五臺山輩不下數十首

並與遊燕集一語不較元美亦前識其有今日乎李伯
承走示新刻十本尋為讀之推意就辭未合而戰遂劣
長驅沾沾自愛也余德甫晚成七言律乃有其勢雖氣
未備生惡可已小美之下將其人矣但其才力與魏使
君同倔彊恐慧不逮兩張子耳然均之待足下而與吳
徐二家皆未易鴈行論也惟是不佞敢謂與足下狎主
齊盟哉公暇自雅浹旬而梁伯能繼至再苦於感遇殊
咄咄太常之為人游予宣易作邪乃拳拳謂不佞必度

江不知其不可矣附嗣音如此則元美因以慰焉

又

某巖穴不深致有是役孟浪如何即小草渡江數月作秦中故態再效元美以復此踦然已不免畫蛇之誚矣足下視我豈非一失計之窮交乎辛出會諸舟中姑慰故人十年跂予之意歸途躬詣起居堂上不宣

又

日為候足下者小祇園清齋辟癨坐談名理孰與相視

海岱之間雄飲盡石旁若無人也遂不知别時作何狀既抵西郭茵馮之上恍忽拍浮之態元美在前褰帷四顧月出之光耿耿流思耳千古一快唯足下念焉今遣僕泗追謝足下不遠數百里命駕者是役也不佞敢忘所以圖報乎奏記諸臺幸假一掾屬與僕泗共之恃足下為代益依依於此

報元美

乃不佞即善卧然犬馬之齒及矣是何俞疾俞奇也溝

堅分自填何至使此物苦我狀不可忍視者彼一時也烱烱之外傲骨一具耳屬得小馮君所致足下書輒以伏枕起色盈牘東吳菰蘆中尚有斯人而廣陵南海化爲糞壤自春徂秋其在侍者莫不遄已相幸不知轉復於邑一大事也足下蓋不獨疑不佞無報章惟四詩雄視古今佳集絕唱亦欲速取鑒賞旋自沾沾耳頃已裝置座右想像足下歌態每爲抵掌旁若無人再奉尺帛稱副石室足下何處焉拙刻自媿使君之厚成書始示

筆削不逮也未經公輩終恐不厭余意矣明卿久州郡亦既習宦乃滇命中沮元老視之顧不如給事時予與遲暮逡循出狗五斗當路顧爭為汲雪事又安可知人又安可量哉沍寒次君善被無敵乎

又

先是予與一介得讀足下遊陽羨稿去迫欲不待報是以無附音悵悵久之而徐按察寄至矣善卷洞若在下天樂哉痨乃復作苦今狀豈當如墮屨辯邪不得一撫

我元美扼腕永歎也桓文為盛壯哉斯言狎主齊盟孱食自愛梁伯龍口吻不獨五色兼有熱腸惟恐不佞不一渡江其所稱述君家兄弟宛然目前于與近禍風格似上為是其遷官力爭恨不見明卿耳北鄙荒凉無以致太夫人前何甘毳盈筐為敬美可令一出否宦學不惡也

又

六月徂暑凉生致以元美起居狀甚悉已即杲探海市

無旋期不果附報九月幾望復宿周公瑕白雪樓下携行中原草堂出元美詩卷讀之彼以謂天球恍然忘其為今之人也因與登華不注為送將歸維子之故快哉雅夢寐小祇園以太夫人重為游子耳自足下視小美乃鴈行即小美視助甫輩既先鳴矣狎主齊盟則吾豈敢獨恐罄洛陽之楮不能撏撦白雪樓集又奈何元美乎敬美視助甫輩自先驅視元美鴈行也嘗取謝句花萼嚶鳴標秉君家兄弟不然邪

又

遂得以元美飲諸胥之壚醉相視也觧纜而度江之與

輒盡奈之何一大督郵日嬰辟稱過使客意不恭孰甚

焉始尚疑元美者契闊自易交情草草耳於諸少年何

誅足下旣已以不佞爲陽鱎恐自不免投綸之役所賴

黽勉一起即徐吳二生比跡相應而不佞儼然臨焉厚

集夙誼不惡也予與㒰吉逺於一葦信至稍自致縷縷

一日而七十函何如陳孟公一滑稽酒比君善汎愛不

能中廢明卿雅習調自喜即市箝方已溺者之笑苦欲元美從之井淪鋪不恤且得請當以鄙俚殿事亞相志畧可遺而采以文不朽不佞非托獨為元美有意耳戚將軍實壯旗鼓即至肅不覺嘸嘸作閧喉中如叱敵追北狀不佞今在視海劉將軍者自謂十五從軍身五百七十八戰破寨九十有三平蜀攘粤閩與維揚口難劇談迸齒始悉此二國士可與扼捥顧時又念陳中丞所處般使君雅善禪理至卜姬妾非雀躍者不以為不中

善淫之相又何妖也足下豈嘗聞之乎往夜别足下似不與不佞此出也不佞何功德乃敢玩世自以作逵坐冐危殆及讀四詩乃為狂狡所名指反足自耀天上一星聊作使中原紫氣渡江來不當如是邪唯是雄唱得和愈傳出處所關後賢是猒不即付一介須起居與俱也嗣音且就敢前附布謝春深不任恭中故態飛揚之甚竟當成一妄夫無移矣

又

久無次乃龔廷平董生閒問相及也不佞之於是役非時奉手札如面談差為快哉吳越諸山水長江大海之外亦各言其秀而已近同予與杯酒相勞愈益少足下者之人於其間奈何有墨子之忌不出更為金焦洞庭之約乎名為好龍滔滔皆是然於元美雕文為工矣𡙡已計除目且自權之今不然邪舉刺三河大號䰠大名也能強起就之乎未即隨牒當竢後命一削乞休斷乎不可矣

又

予與凡再浹旬迭相主客殊娓雞黍之誼又浙士往從之者無暇時人人以為愛己也斯離焉道故唯日不足矣既為命舟請移謁選屬當遠别而往詣元美興復不淺不佞弗能佐飲其間如足下之念我輩者可奈何前啟畧具予與此行唾在其耳足下幸采焉

答元美

初奉沒上書計將一介屬有召命嬀不敢發而熊按察

所寓亦至奈何足下守闕乃于今不佞猶日謂旋復晤語者旦夕耳孰知其徑已元美忍心哉縶維弗及海岱黯然六贏之故邪惟是足下通章悲壯當路扼腕固當聳動天下得請襃事歸奏几筵英魂指髮矣以視阿巽抱經投泣終無以傾身大義數為士乎天下究之不可為也白之日而為之聳動天下足下何負焉不朽之大者哉而猥藉不佞為足下兄弟聯翩腐疏嚶鳴於聖朝即二三子與伐木之響阿游自輕贑君小生乃款相夫

邪薛廣德保懸車之榮則庶幾近之曩便報子與元美理帝狀屬當踊躍此命明卿乃患卒業無次耳齮齕家何傷敬美乃負包宗含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䘑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備之也足下念豚犬不置邪不佞薄祚輒有莊缶之感七月二十四日也意亦已惡幸先是又舉一小于鱗孩提日前續稿容録上子遺一介方匍匐亡妻之喪不能出道左薄追六瀛當抵彭城奈何枉駕掣肘僕所具悉通章

太飾為文乎所聞人言固不然矣濮陽乃自列當路餞涎盈紙正須我輩後凋少持王氣交道効意自田間臨內忽再浹旬稍接貴客野情思曠之甚竣葬入鹿門可復削跡不佞非禮法士撫孤姁姁自致耳朞功時不廢促軫愉快云何

又

盖元美三年橐饘拮据既已至此奉先君兮數千里抵殯哭弔紛紜重以賢妹捐館舍在疚可知骨肉凋殘轉

宜自愛一失慰藉不踐慈母弱弟之情及非先君子遺命天道舛薄豪賢扼腕生人之理何可都絶不佞既絶相聞吳郎已頗疑之不意至此日謝方伯云給事有致囊草者將售采輯乃不佞於省中只尺耳卒無片語相加遺又豈能一介存元美豈足下所謂如蜍志者哉謝又言盻君子亦致其囊草售某一字不知其可矣朱中丞答書云屬難於延見且有編氓之分幸不必為東北奚但猶夫往歲李伯承為藩王使者浹旬而興矚自喜

稍稍出贈章示之爽然自失及欲扁舟往視元美廬中未嘗不咄咄道故當猶有夙度耳

又

向竣役方東迫致聞問元美乃以為辭甚婉今偶忘其婉者辭然恐亦據示布擾起居耳元美今豈以不佞為非達節士邪茍乎所答予與書者非敢以誼為不當出再疏再不許而又不出是讐君也先是姑蘇夜語時獨元美兄弟在不佞固已有意於此而辭薄於喉上覰下

獲業以前出處二少年見謂以我借舫為重而乃為是訣以卒不敢發虞翻有云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則不佞猶可恃在也嵇侍中矯矯頭血豈能一日忘鍾郎五步之内哉王偉元所不論已悠悠之談非予與誰當語者不佞東時亦微及之今不識所語何狀以不佞而言天下豈有才如元美而徒出者乎誼又無不當出可自解斯二者皆天也此何損於千載以後身悠悠之談當自入朝之口不佞亦嘖有之不恤已乞骸疏似不

當更上覺非老成耳安之移將自至觀所處我輩兩人何如爲久速可矣

又

不肖孤奉母亡狀乃辱使者慰勞儼然臨祭不遠數千里敢不聞命雖非至性念始寡藐以有今日不覺夷侯自悛耳茹蔬啖麥廢而任之吳俗視趙魏難奚啻倍蓰足下治之考則倍蓰趙魏上當自其才具是矣孤所望也扶樞而東使者索報不佞左執紼右操觚倉卒數語

失以大事乞哀長者方圖馳情不意慨然開以不朽豈尚不忘司馬公之役乎幸為表先大夫太恭人之墓而題之以傳令其徽其寵靈以光丘隴得稱濟南阡亦一快也頃以葬期正甫為近乃託之誌當嗣奉覽紀述一通附錄采擇正甫耽耽恐不得此以自疏也諭乃云云吾來正甫一日耳海岱公舊遊者肯更為學嚮否

與王敬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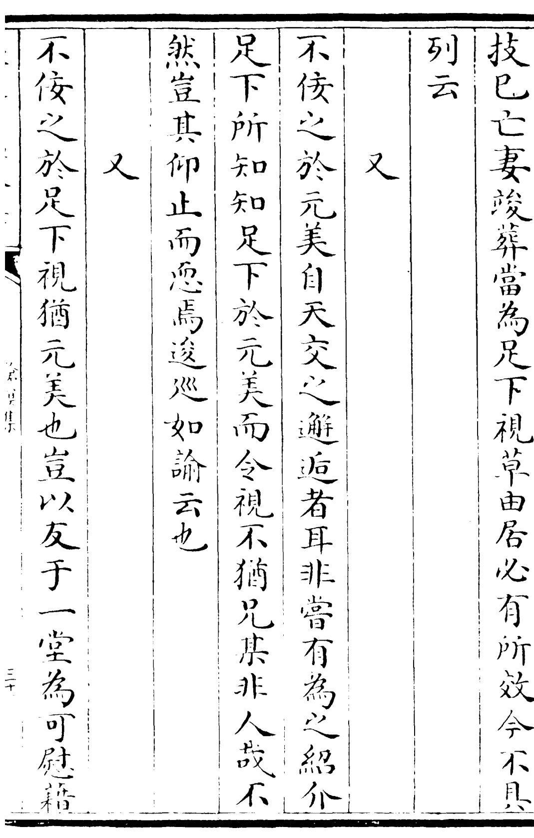
日得子與書讀敬美誄其太恭人者文無害也誌銘形

穢耳梁生恒幹魁梧乃能宛延於君家兄弟奇哉東行痯痯自罷囊中裝懸罄矣攬眺之餘空言盈篋不如一囊錢也然御我為幸沾沾焉不知其所若歸為卒業門下而令無負遠游不佞所復執事且起居焉者如此

又

曩詣弔舟中覲足下稽顙狀若將搶入剡木者心知天性孝友人也盛積憤而一朝理于帝愉快何如焉即以遜諸伯兄不敢自見而精志感動愈無掩于二難之証

矣不佞以孅乃無一介之使致焉以慰伏闕之情者甚
快快耳襄役幸出薄遊先巳從元美勸足下宦學不惡
也壯哉敬美之志天下事誠未可量以不佞而量足下
尋且指掌機雲之間而獨包宗含吳巳乎不幸悼亡不
能出留道左亟承存問重以腆儀千載龍門前期自愛
肝膈之言哉肝膈之言哉更不意晚得一元美於敬美
士亦安可輒定交也三復北行諸稿老筆餘勁實嚴具
體千里長風巳在蹄下顧顧撙轡曲折蟻封斯秋駕之



拔已亡妻竣葬當為足下視草由居必有所效今不具

列云

又

不佞之於元美自天交之邂逅者耳非嘗有為之紹介

足下所知知足下於元美而令視不猶兄其非人哉不

然豈其仰止而愿焉逡巡如諭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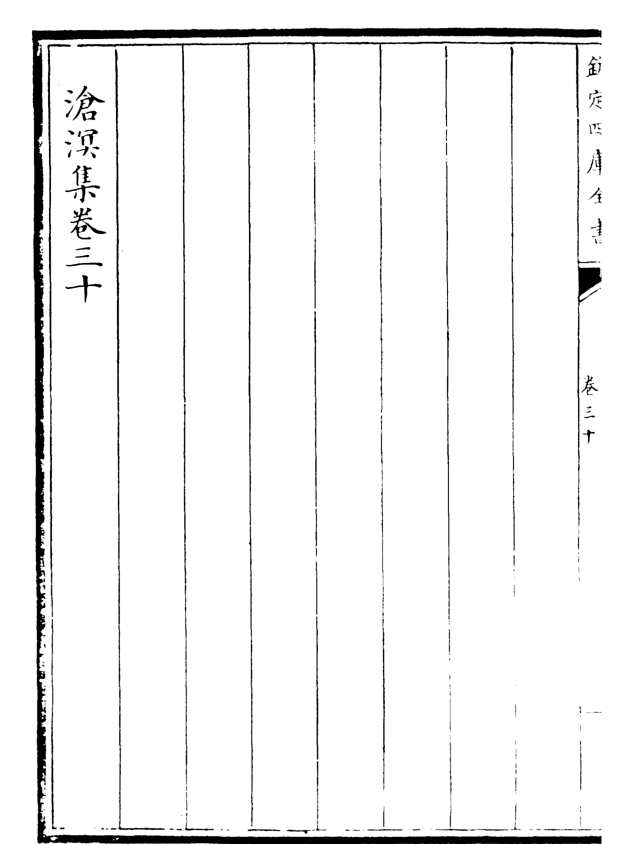
又

不佞之於足下視猶元美也豈以友于一堂為可慰藉

斯人而二三子遂願交驩比自足下載錫之常耳奈何兼鍾並毓維天是私崛起鴈行翺翔氣類使不佞勝焉有意乎其來者顧子遺病夫處身僻左所不聞問遠莫致之實無便報以間不忘有何指趣如諭督過乎足下非不知不佞積勞左右即亦愛不佞欲並得所起居狀若友于一堂始自厭也不然談笑道之何以得此於足下邪不知不佞欲得足下起居狀甚足下矣予與云云妙有所置致自樂事足下庶幾能愉快乎

又

歲杪得徐按察所為致筐篚之珍謹以進太夫人前矣壯哉敬美所言某即不佞敢孰不曰斯與元美故自先朝一藝文吏乎大江以北連鼇贔屭天何恙哉元美適巳太夫人善飯即時態紛糾出緒餘應之耳以君雄才發軔見絆海内之士想望展驥生平志意何云欲畢邪



滄溟集卷三十

附録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李公墓誌

銘

濟南殷士儋撰

余以隆慶丁卯誌徐恭人墓已巳張太恭人卒與于鱗大人合葬余又誌其墓今才一歳爾且誌于鱗悲夫文章道喪濔濔日以下蓋十載于兹矣明興北地李獻吉奮起而力挽之于鱗生承其後益拓其業斐然成一家言雖古大雅者流何以過兹可謂當代之宗工鉅匠

垂不朽者矣于鱗李氏攀龍名父贈中憲大夫知府寶母即太恭人張其族系及世有高誼與太恭人守節語具余前誌中初太恭人夢日入懐生于鱗九歲而孤比就外傅則余及今長史許殿卿皆以髫年相約為知交歲與之俱當是時則耻為時師訓詁語人目為狂生于鱗自謂非狂矣又九歲為諸生廩于郡庠庚子鄉薦第二人甲辰賜同進士出身試政吏部文選司乙巳以疾告歸歸則益發憤勵志陳百家言附而讀之務鉤其

微抉其精取恒人所置不解者拾之以績學篤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為其毫素污者輒不忍為也丙午還至京師聘充順天鄉試同考試官簡拔多奇士丁未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既曹務閒寂遂大肆力于文詞余時為檢討日相引上下其議論而于鱗益交一時勝流若吳郡王元美數子者名迺籍甚公卿間矣三年陞員外郎明年遷山西司郎中有邊將觸法不至死者柄臣子怒其不賂必欲寘諸辟而竟不能奪之于鱗從

末減後其人至大師果大著勲伐云癸丑出守順德務為休息愛利之政其大可紀者順德所屬舊有種馬場歲入賦公家而時監司誤以為營馬牧地增賦至二千七百餘金于鱗為請悉蠲之郡故有永濟倉僅以自給後糧輸京師而軍食益乏又為請得留郡如異日焉將作所徵于真定大名廣平順德諸郡者于鱗以為順德土狹民貧不宜與諸郡比減其供如真定十之三沙河之民役過客者越永平抵邯鄲界中始息肩邯鄲民報

之亦然皆跋涉一百七十餘里憊矣于鱗曰民安得任非其土之役使永平不惜數十人之力則兩邑之力皆可寛也又為之請罷矣鉅鹿官亭集者大聚也界在真定隆平南宮新河之間群盜嘯聚無時捕之如摶影于鱗請移防秋别駕往鎮之秋至則復戍内丘而盜不敢復窺順德界中又謂京師仰餉于東南或不時至而北直隷河南山東諸處近河百里而遥者可令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于河以達于京師此不獨國家之

便民亦便也他如散召募之卒以杜事變移巡司于黄榆嶺以備非常做常平以時畜積嚴保甲以弭盜賊皆深計長慮非旦夕視其民者部使者至順德才一日獄罷使者嘆曰太守安得不冤若此比三歳有十數荐書擢陜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關中士素習古文詞得于鱗為師又蝟然勃興矣于鱗為人素羸頓不習西土西土當地裂後猶時時動揺數心悸又念太恭人獨家居遂乞骸骨歸故事仕在外者無以病告即乞身罷耳不

復叙時銓部憐公才特取旨予告疾已且復叙異日獨何仲默視此以方于鱗實異數也歸構一樓于華不注鮑山之間曰白雪樓于鱗為人高亢有合已若引對累日不勌即不合輒戒門絶造請數四終不屑一見之既而于鱗亦不自駕修請謝也其樓居時余方在告家居獨殿卿及余時往來觴咏其間他曾不得一當于鱗凡十歷年所今天子用言者起為浙江副使二年稍遷叅政入賀過家覲省將南尋陞河南

按察使遂奉太恭人俱越四月而太恭人卒于鱗持喪歸甚毁及小祥而漸平無何暴疾再日而絶歲庚午八月二十日也年五十有七所著有白雪樓集行世他詩尚若干首文若干首或問于殷子曰王元美謂律至仲默而暢獻吉而大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雖于鱗亦自謂擬議以成其變化矣于鱗信才意不至如所稱乎殷子曰夫親見揚子雲者肯信桓譚之論非私哉夫于鱗雄渾勁迅

掉鞅于詩壇彼其視獻吉詩猶傅會麗雜文戔戔寡灝溔鴻洞之氣所為推獻吉者多其剗除草昧功也故曰能為獻吉輩者乃能不為獻吉輩者然于鳞方且痛人詆其文辭相矜不達于政游刃引割所至弦歌亦治操槩凛潔耻為色澤稱其為文于鳞獨文士乎哉于鳞妻徐氏封恭人有二妾蔡氏盧氏所生三男一女駒娶曹氏女繼娶應州知州馮應奎女采殤馴聘周府左長史許邦才女邦才殿卿也女適永清訓導艾濟于

芹獨馴廬出他皆恭人出駒有三子二女鴻仁聘進士于鯨女鴻儀未聘鴻儒聘張希全女女一許嫁舉人王見賔子衙一後公歿七日而生嫁艾氏者有外孫一人曰維高駒卜隆慶五年三月十有一日葬公於牛山之原徐恭人祔焉請殿卿狀來乞銘駒吾門人也竟其所之亦可使千里無契需銘曰

爾祖有言死而不亡豈于鱗與吾生有涯知也無涯鬱而為書劌削巧利滌濯滓垢追趨古初大者天行雲盤

星廻小者綺疏績舊彌新忽出倏入霍然霧除赫赫厥聲施于當世海内寡如豈惟文章以縁吏事冈試弗理入掌庻獄出典大邦柄文持紀書獄獄平治人人安風士士起鴻飛冥冥羅者不忘思儀其羽曷篤其生曷啬其成不遐錫祉璧傳士林蚖委斯藏永凴其里

李于鱗先生傳

吳郡王世貞撰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内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而自其六

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為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為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緶纑不足以資脩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為之遜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髫亂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首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間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

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狡狡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擴其

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盖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于唐大歷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

出於胸臆而不為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謂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徧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為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浸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籍籍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干贄不為名計出曹一羸馬斃斃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之為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

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帣鞲鞠跽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脫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牘

多古文辭語爲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嵩嵩自濯

洗勤于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薦亡慮數

十鄰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愉志嘗饟馬牧

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漕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

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

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黄榆嶺爲

晉趙閼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

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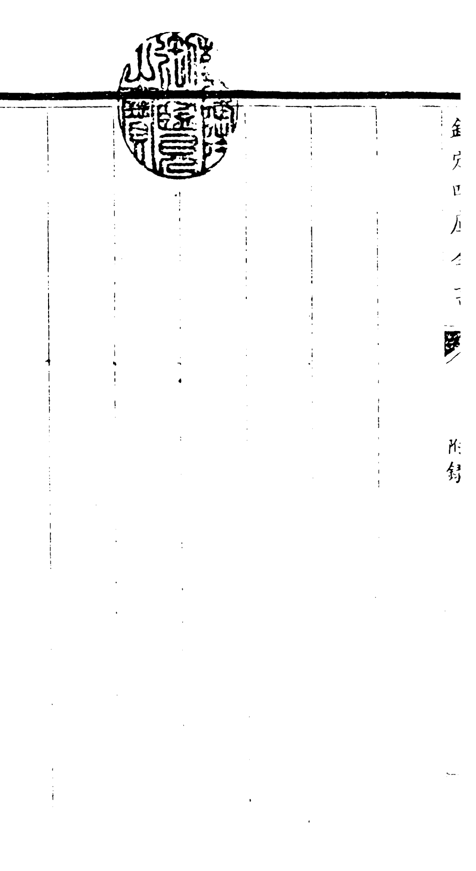
賦錢皆賦菽粟浮于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題之滿三載贈父實如于鱗官母張為太恭人尋擢陜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陜右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為特請

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朓華不注西揖鮑山曰他無所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旄屏息巷左納屨錯於户柰于鱗高枕何去亦毋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啟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以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為録别諸篇及他文益工不踁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兒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

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厲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廵撫伺于鱗間廹起之爲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徴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嘗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叅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圜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毁病困久之小

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烺烺象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不竟志以為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豈一于鱗也藉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為大年月日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貢生臣王嘉稷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